

民國二年九月

原人

楊守敬題籤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追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祕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眾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筵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眾流百氏一一啓其局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廣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

爲之所以審人情之極致建政法之大原者也苟違人情其何以行天下

右第一節

或曰儒回之重倫著矣道佛耶何倫也曰老莊道之祖也

道教只行中國勢亦甚微可無論矣因其教法與佛

教從同故并及

其與佛也皆有室家

宋人語錄如來老子皆有室家

耶氏之爲十誠也以夫妻爲人倫之

正而特禁淫邪此豈無室家者或曰謨氏以教爲君

謨哈默特回教祖自爲君師

與摩西等

可無論矣道佛耶之絕君親何也曰此非創教者爲之後之教者誤之也老官柱下

莊吏漆園且謂君臣無所逃於天地此豈無君父者哉或曰何以解於佛耶之絕君

親也曰二子之絕君親其天壤至痛者乎佛王子也痛婆羅門以教爲君一奪小民

之生計必幾諫而父不納乃絕妻妾之奉以逃之冀君父之一悟耳於何見之觀於

天下平等之說而得之矣其爲言也惟其不平等所以必平等彼其哀隱不已皎然

天壤間哉

程子謂其有託而逃而未窺其真際

或曰史稱佛見老病死之可哀也然後棄家求道非

歟曰佛誠若是則並老病死而不知其愚不可瘳矣其尙能立教哉或曰如子言彼

奈何甘不孝之名竟無一言自白也曰彰父之虐明己之仁何所容於天壤甘不孝

以救人羣所以爲至德歟以吾觀之泰伯之讓甯復逾此哉彼爲君父此爲人羣也

耶之爲誠也敬天而後首敬父母其義乃並生我治我

卽君長

教我

卽師

而一父母之

其定制也教行何國即若彼民而一遵其法其見嫉祭司而被襲也門人怒刃其仇

耶獨止之而夷然就逮嗟乎彼之行教以救民也獨何罪哉乃卒死而無怨者尊君

故也其死也母至託諸門人

對門人謂其母曰此爾母也對母謂門人曰此爾子也

而後即刑其愛君親固已

至矣後世不察而漫議之不已過歟或曰三家之先靡不重倫矣而其徒棄之何也

曰道之徒誤於長生佛之徒誤於老病死耶之徒誤於殉師

耶氏橫死門人哀之棄家以其行教死於猛獸

者多至十二人至後回人奪耶墓其徒起十子軍戰征百七十年歐人死者三百萬事定其教爲東西以歐亞兩洲爲界東教皆有而西教獨否蓋東皆本教西則因

教徒舍家爲教也誤以舍家爲教也

此三者始皆特立獨行重大倫而一根至性故當時君相靡

不崇之後世不悟其絕倫之原漫焉以絕倫爲教嗟乎諸子皆以慈愛保羣者也倫者結愛保羣之大本使果去倫以別其羣其羣固已滅矣而猥曰慈愛耶此教之幹也

右第二節

或曰如子言彼之先固已重倫矣後世乃皆闢之何也曰惡其爭殺而自叛其言也曰然則立教之人固以此導之耶曰否教也者所以絕爭殺無爭殺固可無教也烏有立教之人而自叛其說者哉自古人羣之爭無一不生於權利究之權利愈盛怵侈愈張遂至不爭而無能自己此教者所深爲痛悼者也誠令自蹈於爭雖有雄辨安能誑天下而使從其說曰教者天下寡人也彼欲無爭其可存耶曰古之立教者靡不勤職業以養其身貞節儉以嚴其嗜欲

孔子稱節用愛人孟子稱實珠玉者殃必及身墨子尙儉老子慈儉並稱佛戒

貪耶
清齋

豈古聖賢樂於自苦哉誠見天下爭殺靡不始自貪侈不得不忍此以先天下

所謂言教不若身教也是故孔孟教授老莊微官耶氏任醫佛氏持鉢類無不苦身焦思示天下以峭然自守之義道佛且哀蟲魚鳥獸而惜其生此何爲哉誠見人羣之衆物產之艱貪侈一萌貨財必竭必致內外上下爭奪無饜慈愛絕於人心殺戮橫於天下不得自治其生自甘荼苦示天下慈愛之原也豈欲天下之人一返毛茹血飲不求一利以自生哉誠懼其奪人也不然之數子者皆匹夫耳雖日言慈愛安所補於天下而萬世從之也哉嚴其身所以示帝王也後世以煦仁子義輕道佛斥耶蘇是烏知立教之人志量乃如此哉此教之心也

右第三節

或曰其必稱天帝鬼神何也曰所以悚凡民而動其慈愛也天下惟至誠之聖無一息不敬畏其心雖無天帝鬼神斷無毫髮之微動於其惡下此出入離合靡不視此爲差未有無所勸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者帝王且爾況乃凡民教者憂之深見

帝王之法可以治人事之已然不能懾人心於未兆不得已尊天帝鬼神生其不敢之誠而使之敬畏此仁愛之深出於無可如何者也或曰儒既尊天地矣乃復爲宗祀以存人鬼何也曰懼神祇之莫獲見而尊信或微乃卽其尊親而聞見者動之使人推極其源雖百世猶相親愛類皆本人情至樂使自動其不忍之誠然後不敢之誠益膠固凝結而不可渙乃可使之相保而無爭嗚乎中國之民所爲數千百年而無離散者其不以此哉孔子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此也誠令知而叩之所謂天帝鬼神者安在也由此觀之儒稱鬼神爲德體物不遺道稱谷神不死佛稱佛在心頭其意固可見矣或曰儒稱日月蝕食雷震星流

雷震指震人震廟社

地坼山崩疫生川

竭皆爲天戒其果然乎曰古之教者謂帝王之尊莫由生其敬畏也

當時佛家施報輪回

未入中國

不得不假此以悚之然後天帝鬼神赫焉森列於人人之心而不敢肆乃可

各安其分而無爭奪之憂故孔子作春秋書此而不復明其事其義固深遠也漢儒

實其事

漢董仲舒劉向皆實其事

以飾之而爭端起矣夫聖如孔子甯不知天地者哉古說流

行既以悚人君之修省益於治理而無或傷不得不因而存之也然則道佛耶回之

尊天神復何異此或曰諸家皆尊上帝佛氏乃稱惟我獨尊何也曰我者心也謂人

尊其心即以尊上帝也曰摩耶回一闢諸神獨尊上帝何也曰惡淫祀以求福

摩西時有

拜火拜蛇之教波斯至今尙有火教

謂人能返諸善而無動於惡乃可以事上帝也反是雖敬

諸神其罪固可逭耶凡此皆以絕其惡也豈謂事之而可邀福哉曰摩耶回皆無像

設儒佛道或主之或像之何也曰非其始也久之慮民之無所見而敬畏莫能自生

也乃想像以爲之像者想像之義也儒之始祭也以尸

子祭其父則以孫服祖衣冠爲尸於上而子拜之三代皆

然後乃爲之主焉謂其神之主於此也非祖而主之像之何也敬愛其人而不忍亡

之也嗟乎聖賢豪傑之沒人心不忍其死亡而時想像以親之東西列國皆然所以

起人心景仰於無窮也曰佛道何爲而像也曰其始亦以動人之敬畏使不敢爲惡

耳其後乃以求福焉則歛財之術矣夫豈前賢之義哉爲竈鬼何也所以劫凡民也官吏刑殺不恒見也假此以懾其淫慝焉教之窮而無復之者也西國圖戰敗以警其民甯獨異此歟或曰耶氏獨言上帝之造天地何也曰此本摩說而仍之爲民之久從其說使樂以從吾說也春秋之書災異復何所異於此哉曰謂天地將有末日何也曰所以悚暴君也觀其言曰人攻其人國攻其國末日乃在是焉不且尤大明彰較著也哉此教之具也

右第四節

或曰古之畏鬼神者爲其能施報耳其說可盡據乎曰有曰儒之稱降殃祥也即施報也其果有鬼神以降此哉曰中庸言之矣禍福將至善否皆必先知夫所謂知者豈果有鬼神焉告之哉驗諸其心而固已知之矣己或不知人則無不知者矣以小者驗之吾苟一言一事之過其當使人不安彼固無能相報矣則必有他人焉逆我

而或過之此其人豈必知我之過當於彼抑豈必與彼相親而報復之哉吾過當於彼則驕戾之氣將以乘諸人人遂乃致他人之逆我而不自知也夫以鄉里區區之細甯復有天帝鬼神刻以窺之而伸其譴罰哉即此而施報之說可知矣况乎軍國之大殺奪之多而謂其無報耶曰佛耶以誦經施布爲懺贖其果然乎曰否佛耶所云懺贖者謂其行之自改而天且福之誦經則誘人遷善云爾至於施布則後世歛財之術矣此豈佛耶之旨哉曰彼稱善惡至而人莫報焉天帝鬼神且將報之其可必乎曰如之何其可必也天下之不求福而自善不畏禍而無惡者幾人哉安能無以動之也雖然報者固已多矣窮如孔子橫死如耶穌後世報之乃若此焉此豈天帝鬼神哉然此猶其名也彼凡民者安能動以名哉請以實者證之工商之正也信之久而利且倍焉君相之仁也信之久而鄰且歸焉此豈爭奪所能勝著乃皆利而無害反是未有利而不害害而不倍者此豈天帝鬼神哉顧其事皆若有司其券以

償之卽謂天帝鬼神抑又烏足辨哉夫天易見者也鬼神至難測者也而時或驗焉雖聖者不能決其無也則抑何妨堅其說以絕其趨利而不顧害之私也哉此教之術也

右第五節

或曰古之尊天帝者爲其司命數耳其說固可信乎曰孔子罕言之矣曰孔子既罕言命矣乃復繫易以明數焉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也曰命數者君子退藏之學其理至幽蹟而不可勝窮雖上哲不能盡索也烏可盡喻凡民哉故孔子罕言之懼人之委心命數放廢職業而不爲也顧罕言云者豈果秘而不宣哉故曰盡人事而後聽天命焉凡以冀人之盡天職以守其常毋覬人利而已曰道佛耶回皆未及言何也曰道與佛耶其知之深矣回則以術爲教未足語是耳何則老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非以明命數耶佛稱應如是住卽如是住非以明命數耶且佛之泡影山

河一空天地豈果視天下無物哉哀天下殺奪相仍終歸無着使各安其命而毋禍其羣焉耳耶之見嫉祭司慮其終且殺之也語其徒曰吾榮時至矣粒麥遺地而未化則固一粒也化則結實繁矣此何謂哉明其死而教且播諸無窮也且其言曰惜生命者反喪之不惜生命者永其世耶氏苦行治疾化天下爭殺之萌觀其十誠則固皦然日月者矣

一專奉上帝二毋呼上帝名三守安息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

人倫之正餘皆邪淫七毋偷盜凡陰謀婪取偽造契約假貸不償拾遺不歸貿易不公皆隱偷盜也顯者無論矣八毋妄證凡口舌害人玷名節攻陰私皆是九毋念他

人妻凡他人男女彼此皆不得起邪念十毋貪他人財

祭司者獨懼其說之行已不獲愚民以奪利也

當時政權

皆在祭司虐而思殺之耶既已知之矣夫豈不能變其術逃其地以避其虐哉乃獨民而無所訴

守死以殉其道者何也觀其死也但呼上帝曰吾事畢矣而終無一怨懟焉可不謂知命者乎由此觀之佛戒貪嗔耶戒爭殺皆以知命數之深而特淺言之所以絕人心之禍於無窮也後世爲孔教者既驚盜行以求名利爲佛耶者盡棄生業以食於

人遂至西國貧民待食於富而不知返其大則高麗突厥不謀自立一賴人國以取
衰亡此可謂知命者哉嗚乎此孔子所爲罕言者歟然而必繫之易者何也懼天下
不知剛柔動靜之節自喪其進退存亡之幾將致進者終進退者終退終且存者轉
亡亡者莫由致其存以自失其正耳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悲夫耶蘇之仁
盧梭之義乃皆橫死不獲令終豈云非命倘令埃之雪黎與脫民主終抗強英不知
進退以存其族此可謂知命者歟故凡命數之說所爲厲君子以盡已待時而非導
凡民以放棄職業此教之實也

右第六節

靜民第二

嗟乎施報之理實決之人命數之微實本之天斷無舍人事而能言此者亦無專人
事而能棄此者故孔子之說但使天下各盡其倫自可絕爭奪以相安保不復舉其

深者以示人人豈其智不足明此哉懼人之惑於虛將並無以存其實人心之禍益以無窮也漢儒不明斯旨洪範五行之說既泥於天

洪範五行之說凡一災固已等異必引史事以實之

固已等

於道佛耶回之後起者矣爲道佛者又一假鬼神絕人倫以攫民財利甚乃絕飲食斷肌體以殘其生奪帝王之尊以自恣宮塔齋醮屢致亂亡爲帝王者至乃舍其身以爲之徒喪其國家而不知惜

中國南北朝時尤甚

唐宋儒者遂一起而闢之回之入中國也

屢叛而亡此固無與於教矣其於西國也奪耶蘇墓地東西血戰百七十年西教已痛絕之而其勢益衰微矣耶氏之後既王全歐列國之君死生惟命其爲奸利或乃甚於佛道所爲其中門戶之爭戰殺且數百年而莫之息西土賢者固已闢之其至中國也

始於唐景教
盛於明季

皖人楊光先闢以身命而甘其死可謂至矣雖然東西諸賢

之闢道佛耶者爲其徒之絕人倫奪民利特明施報之屬諸天而非彼之所能爲耳

西儒路得闢舊教創新教即今耶蘇新教之祖其於耶氏猶孟之於孔也其徒皆有室家所居中國亦與人無爭

至於命數則宋明儒者推

闡益精雖皆索諸空茫無當民智而鬼神之說漸已銷亡其誕者則固無足言矣顧其志皆以明天理悚人心使施報命數之精微益光天壤奈何一旦盡舉而亡之也

右第一節

或曰古之言災祥者皆以爲天帝禍福人之據耳今哲學日新舉歸實驗古之所稱皆妄矣其尙能禍福耶且古稱鬼神者天地之使令耳

耶氏不言無鬼神但言上帝爲天主宰人但宜敬天不宜

敬鬼神耳

天帝無能禍福則命數皆虛彼鬼神者尙安所爲哉曰嗟乎此天下人心之禍

所爲不可救也夫吾抑安見天帝鬼神而必實之且安所覲於天帝鬼神而必張之若道佛耶回之徒之恣爲威福乎哉所懼者教亡而施報命數之說俱亡人心且與俱亡耳

右第二節

或曰人同此心人在即心在也而子謂其亡何也曰人之所以爲人別於禽獸者心

耳心之所以爲心別於禽獸者仁耳仁之所以爲仁別於禽獸者愛耳愛存則仁存
仁存則心存心存則人存古人之智豈遽不今若哉所爲紆徐往復審顧徘徊既明
施報以刳之復明命數以安之既明鬼神以幽之復明天帝以顯之舉東西立教之
人自中國伏羲以至耶同時隔數千年地隔數萬里言語不通圖書不達竟至術無
不同心無不同一若陰相契約者何哉人心之敬肆即仁暴之所由分仁暴之分即
人心存亡之界人心存亡之界即人羣生滅之機此中精微實若天帝鬼神陰司其
橐籥今一旦取而闢之彼抑何所憚而不快其私也一快其私彼人心者尙安所存
哉慈母之教嬰兒也豈必其言之中於道但令其無啼泣無妄作以害其生已耳嬰
兒之怒而毆母也告以國家斬殺之刑

中律毆父母者斬

彼將自若何也彼固未嘗見之

華人常以此恐小兒雖怒必止

豈果雷霆之擊之哉習於

殄惡之名不待其聲而已怖瑟也雖然豈特嬰兒然哉天下見利而忘害者皆嬰兒

也自非天帝鬼神抑烏從而懾之哉

右第三節

或曰彼不畏刑法而畏鬼神何也曰刑法可測者也鬼神不可測者也可測者人必有不可測之術以避之至於無影無端神奇莫測則人術窮矣况乎强大之國殘暴之君此豈刑法所能制者然而不能不陰懾此者何也彼所挾以恣其惡者謂其智力莫能制耳一旦而有不可測者以制之雖至強暴即安能不退然自返哉吾國東晉時外族有石虎者弑君篡國雄踞中原一殺大臣西僧佛圖澄輒以談笑止其威虐虎遂不敢殘滅人國晏安方夏垂二十年澄亡而譎諫無人竟乃殺其子孫自亡其國虎之殘暴豈聖經賢傳所能喻者澄獨馴之若鷗鳥焉何也鬼神不測爲之也夫人心之始至明潔一鑑耳一着塵墨即無能自鑑其形自古英雄磊落之才其始罔不明如日月一旦功成志得轉若是非顛倒利害瞖如恒致殺身亡國何也命數